

職工業餘學校課外讀物

我們的國家是個大家庭

周 游 等 著



工人出版社

職工業餘學校課外讀物

我們的國家是個大家庭

周 游 等 著
王 維 苗 地 繪 圖



工 人 出 版 社

本書內容簡單介紹

這本書裏一共選了十四篇文章，都是反映我國人民生活中的新的氣象、新的感情和新的事物，顯示了新社會中人與人之間親密友愛、團結互助的關係。適合一般職工及速成識字班學員閱讀。

全書共有一萬五千字。

〔5153〕

我們的國家是個大家庭

著者	周游等
繪圖者	王維苗地
出版者	工人出版社 北京北新橋路乾胡同四號
總經售	新華書店
印刷者	工人出版社印刷廠

1-500,000

一九五二年十月北京第一版

編者的話

這讀物的編輯〔目次〕方針是，供給速成識字班學員於完學生字後的閱讀材料，並適合一般職工自修閱讀之用，以輔〔目次〕助其語文學習，提高其閱讀與寫作的能力。

讀物的內容，包括生活故事、生產故事、歷史故事、民間傳說、戰地通訊、短篇小說、詩歌快板等，大半選自各種報刊、書籍。為了適應初學文化職工的水平，一部分文章經過整理改寫，力求文字淺顯，結構〔目次〕簡單。每本讀物有一中心內容，或以一個作者的文章集成一冊。

這讀物按中央教育部公佈的『常用字表』一千五百字以及職工業餘學校識字課本中未包括在該字表中的三百餘生字為標準，在此一千八百餘單字以外者，附加注音字母，以便於閱讀。另外並出版〔目次〕一部分字旁帶有注音字母的版本，以供各地試用。

工人出版社編輯室

一九五二年七月

目 錄

一枝鋼筆	一
驢子的故事	九
戲院門前	二四
黃大志的小本子	六
一輛馬車	二〇
軍屬張大娘	二三
棉花	二六
救火	二九
熬粥	三四
李大嫂出門	三六
旅客和電報	四二
這是咱們大家的事	四五
友愛	四九
我們的國家是個大家庭	五二

一枝鋼筆

汪明

今年一月，在朝鮮的一個山溝裏，我的一枝〔生〕心愛的鋼筆丟了，我很着急，彎〔弓〕一〔世〕扭〔弓〕一〔又〕了一整天。

第三天下午，我到小河邊去洗衣服。剛蹲〔分×〕下來，聽見有人在河坎〔弓〕上說話：『我是一個兵，來自老百姓，抗美援朝來朝鮮，為的是人民。』

唸〔弓〕一〔弓〕詩麼？唸快板？不是。那準是我們的戰士在學文化。我開始洗我的衣服，沒去注意他。

又聽到那人說：『對了，差點忘了這事，可不能犯錯誤，待會兒報告班長去。』

唸〔弓〕！文化課本上會有這麼一段？一定是他唸錯了，要不就是

他在想別的事。我沒去理會，還是洗我的衣服。

不一會，那個唸快板的同志朝河邊走來了。喝了幾口河水，沒哼「ㄟ」沒哈的在一塊大石頭上坐了下來，隨手打開他的小本本又唸了起來：

『小鋼筆，三寸長；尖嘴巴，肚皮長；喝墨水，寫文章；一寫寫到大天光。』我可驚訝「ㄟ」了，這好像對着我唸的。我衣服也不洗了，索性聽他唸下去：『我在路上把你撿「ㄟ」，不知你的爺和娘。人民軍？志願軍？到底是誰扔「ㄟ」你在路旁？左思右想想不透，還是把你交班長。』

我心想他撿到的那枝鋼筆可能就是我的，我輕輕地哼起歌兒來：『……保和平，衛祖國，就是保家鄉。』那個戰士接着我的調兒也唱起來；越唱越響。我抬頭看看他，他也看看我，兩人的目光碰在一起，彼此笑了一笑，好像都很面熟，其實誰也沒見過誰。接着我倆就

談起來了。

他走過來說：『同志，衣服洗不完了吧，要吃飯了。』

『洗得完的，怎麼？你在這兒學文化？』

『班裏這會兒休息，我就到這兒溫習功課來了。』

『好呀，同志，爭取做個學習模範吧！』

『模範可談不上，只要能讀能寫就行了。不然將來人家問我：『你文化學得怎麼樣啦？』我還是大眼瞪（눈）小眼，該多糟（안）？』

一談話，我就看出這是個挺開朗的小伙子。

『人家會先問你在朝鮮立過功沒有，不會問你這個的。』

『那可不含糊，立過兩小功，再加上把勁還想撈（잡）上個大功哩。可是人家往後就會問我這個了。』他指指他的課本又說：『來朝鮮只學會「雅（아）寶（보）！雅寶（아보）！（喂！喂！）」不解決問題。』

我把話題扯到鋼筆上。我說：『同志，你怎麼學文化學着學着，

作起快板來了？』

他順手把我的衣服拉去就洗，我制止不住。他說：『前天上山給老鄉打柴，在路上檢到了這枝鋼筆。』他把筆掏〔去〕出來，我仔細一看，果然是我丟的那枝。我沒言語，不知該說什麼好。

『你看，亮晶〔晶晶〕的，挺好使。事忙，當天忘了交上去，剛才想了起來，就順口溜〔另一又〕了那麼一段，你聽見了？』他有點不好意思了。接着說道：『我就是想有一枝鋼筆，學文化多方便。今年過年上級分慰勞品，我倒是得到一枝，後來，我又把它送給了我們的文化教員，因為他也缺一枝鋼筆。我覺着，他用比我用，用處要大些。』



仔細一看，果然是我丟的那枝鋼筆。

我有些為難了。不，正確點說：在他的面前我簡直感到窘（じじ）迫，丟了一枝鋼筆還要攆扭一整天。

他接着說：『我還是想得到枝鋼筆的，比如說，逢年過節，給祖國人民捎（う）上個問候信啦，保證信啦，可就少不了它！』

我故意的說：『這回你不是撿到了一枝？』

『嘿（へ）！同志你錯了，鋼筆我可是真想啊，不過要是叫我撿到的這枝不交上去，那我睡覺心裏都不落底，同志，紀律這可是自動自覺的。』

『那你不就得不到鋼筆了？』

他毫（へ）不遲疑地說：『也不難，只要好好學文化，趕明撈上個學習模範，首長會親手送給我一枝鋼筆，嘿，那才叫美哩！』

天是藍藍的，水是清清的，坐在我旁邊的這個戰士，性格是這麼爽快，我半晌（う）談不出話來。該說什麼才合適呢？最後我終於這樣

說了：

『同志，假如你撿的這枝筆是我丟的，你還給了我，我不要，願意送給你，你是要呢，還是不要？』

『你的？嘻嘻，可沒那麼巧。』

『我是說假如，沒說真的。』我們談得像老朋友。

『要，怎麼不要？那是你自願的，我們都是革命同志，我要也是合理的嘛〔Y〕！』

我正要問他叫什麼名字，東山上的集合號響了，他對我打了個招呼，放下衣服一溜烟就跑了。

當天晚上十點鐘，有個同志來找我，我把手電一亮，嘿！不就是
在河邊碰到的那個戰士？

『你是汪〔X大〕同志嗎？』

『是的。』我愣〔ㄉㄣ〕了一下，心想他怎麼知道我姓汪呢？接着我

問：『你不認識我了？』

『噯〔ㄚ〕呀，原來是你呀！』他跨〔ㄅㄨˊ〕前了一步，雙手緊拉着我。停了一會兒，他從衣袋裏掏出鋼筆：『這不是你的？』

我把他拉進洞裏，兩人面對面地坐了下來。

我問：『你貴姓，同志？』

『我叫呂〔ㄌㄩˇ〕振東，警衛排的。』他直端端地給我講了怎樣把筆交班長，怎樣知道是我丟的，又怎樣找到這裏來的經過。我簡直插不進嘴。最後他說：『班長見過你，知道你是搞文藝工作的，他知道你有這樣一枝筆，是不是？』

『謝謝你，呂同志，這筆是我的……』我給他倒了一杯〔ㄅㄛ〕水，不當心，洒〔ㄌㄞˊ〕了大半杯。說實在話，我心裏很激動。我把筆接過來，又插在他的衣袋上，說：『我決定送給你，做一個紀念吧！』他忙推開我的手，顯得很着急，站起來說：『我不要！』

『噢？下午不是在河邊說好的嘛？你還說……』

『我不要，我覺着，你用比我用，用處到底要大些。我有鉛筆。你留着它，多寫些志願軍的事，多有用！』

『我一定要送給你，我還可以弄到一枝的。』

他瞪大眼睛（『一』）看着我，像是在想什麼事，最後說：『這樣吧，等我當了學習模範，你再送給我。我保證好好學文化，往後你多幫助我吧。志願軍仗打得漂亮，文化可也不能落在人家後頭。同志，建設共產主義社會還有我的份呢，我才十八歲呀！……』說罷，一轉身就跑了。

我追了出去：『呂同志，呂同志，呂同志……』

可是他已經跑得老遠了。

騾子的故事

呂日生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我到山東寧津縣一區後王莊工作。當時上級剛剛佈置下收買騾〔ㄉㄨㄛˊ〕馬支援前綫的任務，並且要限期完成。我到了村上，當天晚上就召集村幹部來開會，商量如何下手工作。

據了解，全村只有王福榮的一頭騾子合標準。我就問村幹部這個騾子的主人的思想是否進步、是否容易動員，村幹部笑道：『在我們這裏只要佈置任務時說明道理，羣衆沒有不通的，尤〔ㄩˊ〕其是支前的事，一提到打美國鬼子，羣衆勁更足，保險沒二話。』

第二天，天還沒亮，就聽得有人叫門。我急忙披〔ㄉㄨㄛˊ〕衣起來開門一看，原來是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大爺——看上去有六十開外的年紀了，可是精神很好。他坐下向我說：『聽說上級要收買軍馬、軍騾，

我家餵(××)的一頭騾子，不知夠不夠標準，同志去看看吧。要是夠的話，我願意賣給國家。價錢高低沒什麼。」

他一口氣說下來，沒讓我插言。從談話中我才知道他就叫王福榮。過了一會兒，他又說：『只要是支前，打美國鬼子，什麼事咱也不在乎，保險跑在頭裏。』

我被他的愛國熱情深深感動着，正想用話來鼓勵鼓勵他，他沒等我說話，便拉我到他家看騾子去了。

他的家是一所新(××)新的泥房，院子裏打掃得乾乾淨淨，屋子正中央掛着毛主席像，圈(××)裏的糧食堆得尖尖的。他望着毛主席像，指着房子和糧食說：『要沒有毛主席，哪會有今天！要不是志願軍門外打狼(××)，早叫美國鬼子糟蹋(××)苦了，叫騾子去支前比啥都重要！』接着他引我到騾棚(××)子裏去，一看，真是一匹好騾子，渾(××)身絳(××)紫(××)，沒有一根雜毛，長的膘(××)肥肉胖，真

是滾瓜流油。牠不時的蹬〔ㄉㄥ〕地踢〔ㄊㄩ〕脚，顯出一身好力氣。老人撫摸着騾子的頭對我說：『牠才四個牙，剛買來的時候是個駒〔ㄐㄩ〕子，和小孩似的，光會吃，任啥也不會做。這幾年我把牠教好了，拉車套磨，全是好活。』說到這裏，老人朝着那騾子的兩個大眼說：『這會叫你去打美國鬼子了，夠多運氣。到部隊上得好好學活，好好幹啊！』老人緊緊地偎〔ㄨ〕着牠，牠忽然跳起來，老人拍了牠一巴掌笑道：『我要年青，早上朝鮮去了，準比你強！』說着，笑了，逗〔ㄉㄡ〕得我也笑了。接着他轉過來對我說：『同志，啥時候送牠去？』我說：『後天。』他點了點頭說：『那才對勁！』

第二天一早，王福榮牽着騾子趕集去了，有人懷疑他不願意把騾子賣給公家，想賣給私人。我根本不相信，因為我深深知道這老人的愛國熱情。

果然，過午他又牽着騾子回來了。可是騾子變了樣，轡〔ㄌㄞ〕頭換

了新的，鬃〔p x c〕和尾巴都修得整整齊齊的，而且又新釘了掌。我問他什麼緣故，他說：『牠要去打美國鬼子了，咱還不好好的送送？再說到了部隊上，換轡頭，釘新掌，還得花國家的錢！』當時，我的感情再也按捺〔y〕不住了，我說：『大爺，別人要都像你這樣愛國，美國鬼子保險叫咱打得稀爛！』他說：『別人都比我強，這個算啥！』

次日，我和老人，還有幾



“牠要去打美國鬼子了，咱還不好好的送送？”